申霞艳、邱毓贤、曾嵘、邱文博、古格妃、许哲煊、林蓓珩7人正在讨论中

《命运》启示录——从《皮囊》到《命运》

申霞艳：明湖读书会这次读长篇《命运》，这本书很感人，百岁老人阿太的一生给我们诸多启迪。蔡崇达的非虚构作品《皮囊》让我们结识了阿太，她是作者外婆的养母，也是《命运》的主角。附录引用《皮囊》与开篇形成圆环，将虚构导向真实。纪德说：“人应该时时怀有一种死的恳切。”阿太正是如此，她无数次迎接死神、观摩葬礼、拜访神明、眺望大海、凭吊人生……阿太不能生育，却在丈夫下南洋后拉扯大三位子女，素朴、宽广而仁慈的阿太乃中国妇女精神的缩影。小说中对闽南民俗尤其是神明的刻画可圈可点，作为叙事空间的大海对人们精神的熏陶等方面都值得大家深入讨论。

邱毓贤：《命运》是一本海边之书。99岁的阿太轻柔地回忆她的一生。在多重代际的故事中，“海”乃核心意象，“讨海”的“讨”一字微妙点出人与海的关系。疍民向海“讨”来了生活，也“讨”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大海汹涌的波涛折射出人们的生存镜像。阿太的母亲在礁石上滑落葬身大海。阿太的丈夫出海挣钱，前往台湾的人从此匆匆登陆。来自北方的饥荒家庭就此投海，台风掀起的海水将人覆没。北来、西来、百花三个孩子来自不同地区。蔡屋阁、北来、西来乘船前往马来西亚。这片海因此成为“故事之海”，也成为“命运之海”。人们寻找心头的压舱石，使自己不要为命运所流放。它看似接受生活的推动，实则捏住存在的变数。阿太平视命运，既供奉神明，向神明求助，亦敢于与神明吵架。这种善意与不屈支撑起独特的闽南生存哲学。最终，面对人应该如何活着的难题，《命运》给出“海我相融”的答案。站在入海口的阿太往陆地回望。她的故事汇于浩瀚汪洋。

曾　嵘：《命运》以几代人的故事探讨故事之于生命的意义。小说主要由阿太的回忆叙事构成，文中频繁出现的“我阿太”“我阿母”“我阿妹你太姨”“你外婆我女儿”这类主语，制造出重峦叠嶂的叙述效果，命运也由此获得了复杂的表现形态。我们从中不仅看见个人的婚丧嫁娶、家族的生死存亡，而且感受到历史的时隐时现——二十世纪百年中国史中的战争与革命。小说提出了一个严肃命题：故事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神婆搜集故事、反哺世人，是民间最有魅力的“讲故事的人”。蔡也好的通灵本领并非神灵所赐，而是来自包容和坚忍的品格。她怀抱广阔的时空，将“神话”“鬼话”“人话”尽收耳中，打破了海与陆、天与地、生与死的区隔，这是经受岁月磨炼后的智慧和魄力。蔡屋楼倾听命运，接纳苦难，在死神面前傲然挺胸，展示“认命”和“抗命”的朴素辩证法。她通过叙事赋予时间以意义，赋予生命以尊严，丈夫杨万流、妹妹蔡屋阁，还有孩子北来、西来、百花，都经由讲述再次获得了生命。原来“讲故事”就是生命的通灵术，我们需要故事，包括老者的口述、抽签诗、侨批、电报、悼词……读者作为听故事的人，正如文中的“死亡观摩团”，在贮存记忆的同时获得疗愈，获得直面死亡、修改命运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命运》关于故事也关于生命。

邱文博：《命运》的主体是阿太的五段回忆，每一段回忆皆以死亡作结。小说中的死亡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如果子成熟后自然掉落般的死亡。蔡屋楼坐在被玫瑰花包裹的院子里，看着身旁一生的物品，和曾孙讲述属于自己一生的故事之后，如同一条潺潺流淌的溪流，缓慢平坦地汇入死亡的海洋。二是内心的不甘与执念始终无法疏解，最终郁结而死的死亡。“阿太”的祖父一生都在与命运抗争，试图帮助宗族延续香火，却始终搞不明白命运，被人生的问题卡住无法挣脱，最终行至暮年，内心始终不甘，郁郁寡欢而死。三是被命运戏弄，生命的溪流在经过山谷时突然坠落成瀑布，在拐弯后就突然汇入大海消失不见的死亡。“阿太”的阿母突然坠海、北来入海自杀，西来突然病故，他们都是被命运戏弄，生命突然走向死亡。小说通过对死亡的书写来讨论“人的一生应该怎么活”这一话题，正如“阿太”的阿母陷入生存困境时，神婆只是带她去看葬礼，去目睹死亡、聆听故事。在小说看来，无论哪一类死亡，都蕴含了不同人生选择和命运抗争下的生存哲理。漂浮的魂灵、庇护的神庙、神圣的神明、守护的祖先，便是死亡教给这座小镇居民的生存哲学。小说也希望借对死亡的书写，传递着向上的生存力量，慰藉着每一个正在人世间辛苦生存的人，支撑着每一个正在与命运洪流抗争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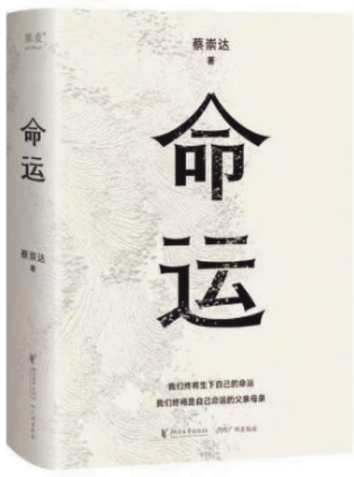
古格妃：《命运》的叙述节奏从容舒缓，凝结着作者关于时间、命运、死亡等重大疑难的体悟。“怎么活”的人生难题横亘在每个人面前。临海而居，信奉神明，自给自足的人们靠海活着，也靠故事活着。神明崇拜盛行的闽南地区，香火缭绕于城中与心间，但不同于简单贴上的迷信标签，小说中，神界与人间的界限并不分明，神会因为忙不过来转而求人帮忙，人也可以和神嬉笑怒骂，人们进神庙，听故事，讨说法，在神殿静坐的时刻，灵魂得以晾晒，命定的说法因而有了多重的解释空间。在这里，神更多是人内心信仰的投射，可以和鬼神对话的神婆，从人性中发掘到了神性，并将其放回神龛。此外，神性也能在讲述中生长，老年的阿太通过讲述故事，成为当地最好的神婆，人性与神性相依相生。神庙里的故事积攒的是生人的遭际，葬礼上的故事沉淀的则是逝者的一生。阿太的阿母走投无路时，神婆只是带着她看葬礼，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前人故事的集合，自我的心灵秩序也在观看中得以唤回和重塑。小说没有去纠缠“命运”的存在，而是直接往前一步，追索与思考命运从何而来，又该如何去对待。在阿太跌宕了近百年的人生故事里，命运的谶言在场又不在场，她看透了一个时代，也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因生活的负重激起对命运的抗争，由此筹划种种生存的可能性，这是一种“于无常中向上而生”的生存智慧。阿太最终完满地生下了自己的“命运”，她的人生故事也将在后辈的人生中继续生长。

许哲煊：《命运》里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神明世俗化的书写。神明并非神秘的命运掌控者，而是被赋予了人一样的千姿百态，会爱美，会斗嘴，会在业务繁忙时兵荒马乱，也会在被忘却时依依惜别。神明被安放的空间也具有世俗化特征。神所在的庙宇并非高高在上的朝圣之地，而是温馨的日常空间，人们与神明絮叨家常、召开集会、躲避灾难……在极端政治环境中，神明更被藏在生活的缝隙里，例如被窝、骨灰盒，甚至厕中。这些空间隐蔽而琐碎，凸显神明在人们心中的亲近地位：它作为信仰潜藏于个体内心，甚至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更进一步看，神明的来源也是世俗化的。闽南多数神明原为人所化。当个体为这人间承担下大苦难，他就可以被奉为神。这背后体现的是对民间历史经验的传承与纪念，同时也展现出一种集体观念：个人的苦难被放到集体与历史语境中，人在对抗命运的过程中渐趋神化，而这种神化由集体赋予。个体与集体、人与神成为共担者。这也展现出一种特别的人神关系，神明既是人类的庇护者，也是同行者。阿太会对神明唠叨生活琐事，蔡也好会与神明谈天斗嘴。人对着神既能祈祷，又能争吵，神成为一个可以商量的对象。作者在后记中也将神称为“朋友”。若说神明掌握人的命运，那么以神为友的人，其实也在与命运做朋友罢。或许人生的起伏其实是偶然性与主体性的结合碰撞，而神明以其超世的一面成为人们在偶然性面前的寄托与希望，又以入世的一面陪伴大家度过凡俗的人生。

林蓓珩：比起神明的陪伴，《命运》里“家”的建构尤为使我感动。它的内核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美好感情。位于故事中心的三代人都过早地经历了家庭的破碎。作为“留下来的人”，他们有着身世飘零的宿命感和对精神安定的本能渴求。不管是阿太想尽办法受孕，还是太姨为了生个孩子送给姐姐而出嫁，都是千方百计地想组建完整的家，在血脉的赓续中寻找活下去的理由。在原有的希望落空之后，北来、西来、百花三个来自天南海北的无家可归的孩子，却使得家庭以另一种方式成立。这种不以血缘关系为前提的牢固牵绊，打破了传统认知中“家”的定义。每个人都在需要和被需要的良性互动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即使条件艰苦，也能甘之如饴。如同阿太的人生哲学所言：“这世界最容易的活法，就是为别人而活。而如果那人恰好也是为你而活的，那日子过起来就和地瓜一样甜了”。对生命脆弱的自我认知、执着生存的原始本能和在此基础上苏醒的责任感，构成了这个特殊家庭强大的向心力。时世的艰难反而使它愈加坚不可摧。此后的岁月里，直到人生尽头，每个人都频频回首，望向他们共同建立起来的，无穷变数中的稳固支点。同笼罩在每个人头上的命运相比，家作为一股隐藏在文本之下的潜流，赋予了人们瞻望前景的勇气和坦然面对命运的底气。

明湖读书会

明湖读书会于2018年4月23日成立，是一个在暨南大学中文系现当代专业老师指导下由爱好读书写作的学子组成的读书会，成员含本科生、硕士、博士百余人，成员从2019年起曾参与《作品》杂志的“品藻”专栏及“明湖杯”大学生文学评论比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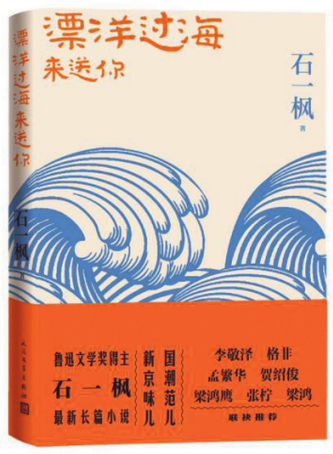
欢迎关注中国作家网
www.chinawriter.com.cn
本专刊与中国作家网合办

《漂洋过海来送你》：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故事

秋野读书会 QIU YE DU SHU HUI

自2022年春季学期开始，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推出读书会讨论式教学创新课程。为纪念暨南大学校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艺社团“秋野社”，课程取名为“秋野读书会”，并分作经典阅读和新作阅读两大系列。经典阅读系列以课程形式定期两周一次开展，新作系列以课外形式不定期召开。2022年6月12日晚，秋野读书会“新作系列”第三期围绕作家石一枫长篇小说《漂洋过海来送你》展开探讨。

张丽军、唐诗人、徐文清、朱苑盈、丁春华、梁恩琪、陈李涵、李秋平、赵婷、朱霄、林思仪11人正在讨论中



唐诗人（主持）：全球化时代的漂洋过海与落叶归根

读书会前面两期讨论的是《潮汐图》和《心居》，一部是南中国广州珠江流域的近代故事，一部是当代的上海日常生活。本期则讨论石一枫的新书《漂洋过海来送你》。《漂洋过海来送你》是全球化时代的“漂洋过海”，主人公要追回漂到海外去的爷爷的骨灰。“追回骨灰”的过程，以及年轻一代人与祖父一代人的祖国意识、落叶归根观念，有传承更有新变。《漂洋过海来送你》可以与京派作家形成历史性对比，也可与广州、上海等城市的文学作品对比，话题可以有很多。

徐文清：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故事

《漂洋过海来送你》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探讨的是新的历史与国际视野下，少年们该怎样面对生活的新谜团；也是一个关于送别的故事，为让爷爷魂归故里，虽万里，少年无惧矣。抗美援朝、国企改制、中美贸易书写时代篇章；鼓楼、养鸟、“巴图鲁”标记文化符号；北京话与流行语相得益彰。这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更是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故事。在我看来，《漂洋过海来送你》是一部颇具推理趣味的、关于成长的、京味儿浓烈的、带有说书意味和喜剧色彩且立意深远的小说。紧张的剧情、严密的逻辑下，不失穿插在故事里的小幽默与大温情。抒情与说理相宜，严肃与幽默适配。读来时而捧腹，时而泪目，时而心跳加速。

朱苑盈：赋予传统以时尚的从容自信

《漂洋过海来送你》所展现的历史与现实是很广阔的。作品在发挥京味文学传统外，对北京胡同文化和北京市井人物在历史时空中的冲突与关联，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它们与世界的紧密联系进行了微观撷取和宏观描摹相结合的图景式呈现。迎新中带有包容和反思，怀旧中带有尊重和开放，京味儿的地域书写中有全球性的眼光延展，从而成功勾勒出中国人崭新的世界形象、全球眼界以及宏阔的时代气象。在这一过程之中，每位历史主体的地理定位都在漂洋过海后被重新锚准和确认，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精神特质的现实性意义也被重新发掘和凝练。对此，我们既有沧海桑田的失落，也会有赋予传统以时尚的从容自信。

丁春华：举重若轻的叙事风格

这部作品选择最有张力的生死主题，而且写得举重若轻。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不是小说的京味语言，而是小说的情节安排。《四世同堂》同样是京派小说家老舍用北京方言写作的作品，京味语言在他的笔下反而表现出悲凉之感。使《漂洋过海来送你》举重若轻的，恰恰是其完满的、没有遗憾的情节安排。死亡在小说中是没有苦痛的，骨灰的交换是辛苦但完美的，体现着中国人追求圆满的价值观。

梁恩琪：新旧冲突语境下的回归传统

阅读石一枫的《漂洋过海来送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体会到作者在面对新旧冲突时做出的回归传统的选择。在小说里，有多处体现新旧势力共存与碰撞的描写。如小说中的酱油厂与科技园、殡仪馆有国产旧炉和科技含量高的德国进口化炉、美国国内不同地区的新旧区别、老北京与新美国这种地域文化底色的差异等等，都是作者在作品里塑造的一种新旧对垒。细读文本后，可以感受到作者在这些或明或暗的对立背后所体现的回归传统的趋向，试图从传统中寻找关于生与死、对与错的答案。文中如老北京贯口的叙事风格、鸟这一意象的选择与其体现出的关于语言的转移或传承、“无巧不成书”的情节设计、丧葬文化的体现以及方言的使用，都是作者有意识的向传统靠拢与回归的体现。

陈李涵：多种面相的人生状态

《漂洋过海来送你》的故事起源于一个巧合，三位逝者的错位，勾连起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故事的情节架构虽简单，材料却很驳杂。即便如此，整本书的叙事却有一种近乎浑然一体的流畅，从北京胡同的酱油厂员工到抗美援朝的女兵，从衰落的酱油厂到美国典雅的富人区，草蛇灰线之间，看似南辕北辙的个体与元素，却在不断地对抗与和解中被连缀起来，并勾勒出现时代多种面相的人生状态。

李秋平：北京版的“福尔摩斯”探案

初读本书时，颇有一种在看北京版的“福尔摩斯”探案之感。除却那豆以外，书中许多的小人物也很有韵味，像是老头儿说起当年爷爷送黄豆的恩情，安检的中年人在共鸣中伸出的援手……虽事小而真挚，在情理之中又动人情怀。而“漂洋过海”本身就预设了一个起点，只有从“家”出发，才能算是漂洋。黄耶鲁到了外国，给自己取名yellow，正是握紧了那一份“炎黄子孙”的船票。所谓“落叶归根”，就像是要提醒我们，无论走了多远，都要记住“回家”。

赵婷：重新融入家国同构的共同体

故事开始的那豆与故事结束的那豆已经不再是同一个那豆，原先胡同里游手好闲的顽主在经历了一场身体与精神双重意义上的寻亲之旅后，延续了祖辈的精神，重新融入了家国同构的共同体。就像结尾阴晴发给那豆的那条微信：“层楼终究误少年，自由早晚乱余生。”最后，小说以那豆将爷爷养的鸟放生结束，看着鸟儿自由地飞翔，那豆的心绪也发生了转变。“他现在感到，那天地广袤无穷，漫长无穷，繁杂无穷。在那天地里，他目睹了一个故事讲完，也知道有无数个故事正在上演，而他必将陪着无数的人把故事讲下去”。原先被囚禁的痛苦已烟消云散，那豆在追回爷爷骨灰的过程中，得到了成长，与家国、与世界、与生存的这片土地建立了联系，从此之后，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他”有关。

朱霄：与时俱进、内化反思的写作视野

这部小说所建构的立体空间感引人注目。其中包含了地理的空间感，记忆串联的空间感，以及人与人交往的空间距离。空间场域的连接给时间前后转圜带来了奇妙回响，让小说呈现出了自洽的气质。无论是何种空间，石一枫都是以琐碎的故事为讲述的主体，但他用了更为崇高的情感和一些细小的感动来弥补人物心灵的缺失状态，让“劳模”精神贯穿在其中，让社会反思也能在其中熠熠生辉，极大地拔高了作品的思想高度，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写作视野里与时俱进、内化反思的特点。

林思仪：在玩笑中有认真，在笨拙中有坚韧

不断向过去寻求答案，以回应对现实的索问。小说中，那豆总在无数个现实里想起爷爷，未曾熄灭的梦想构成了他突破现实困境的动力。而这正是掺杂着石一枫特色的一种贫嘴的理想主义。它生长于北京城的小胡同里，浸润着浓烈的京味儿，倔强地与现实的“习以为常”相对峙，带着与生活“称兄道弟”的态度，在玩笑中有认真，在笨拙中有坚韧。爷爷和那豆是胡同群像之一，在命运的偶合之时与世界相联系，过的是小日子却也不在大世界面前低头，依然高举着来自胡同与过去的理想主义火炬。小说里有着通向现实的怀旧姿态，正如鼓楼对于那豆而言，既是过去的童年，又是更为广阔的远方。过去与未来就此交织在一起，构成生命之中的叠影，答案依然在风中飘，而那年的孩子终于又再次上了鼓楼。读完整个故事，句号之尽是失落，也是希望，胡同里关于希望的故事还将继续讲下去，我们就此从过去走向未来。

张丽军（暨南大学教授）：“讲理”“讲礼”“安魂”三层次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漂洋过海来送你》的细节描写很出色，作者也正是通过细节的真实和内在的逻辑，实现了对长篇的驾驭。小说的主题可以分作“讲理”“讲礼”“安魂”三个层次，形成错落有致的意蕴结构，并以原汁原味的老北京方言呈现出来，读者也能在抽丝剥茧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新的体验。

叶炜、王佳仪、刘聪、管月4人正在讨论中

《西渡东归》：主旋律小说创作的“实”与“虚”

创意阅读与写作工作坊

“创意阅读与写作工作坊”成立于2016年10月，依托《中国作家研究》和《创意写作学》杂志，至今已举办多次读书会，以当代作家的最新作品以及当下的优秀影视作品为讨论对象，深入分析作家创作与文化现象的当代意义，对创意写作带来的启发。主张阅读为写作服务，用有创意的阅读来训练有创意的写作。参与的对象以创意写作和中国当代文学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为主，同时也吸收了部分热爱创意写作的本科生。

叶　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作品承担着反映社会现实、引导社会思潮的重任。近年来，主旋律创作日益受到重视，文艺界涌现出一大批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人性闪光点的作品。《西渡东归》就是这样一部关于“海归”回国创业的小说。本期读书会我们对这部作品进行探讨，以此管窥主旋律小说创作的“实”与“虚”。

王佳仪：探索新时代故事的新讲法

在小说创作中，把握好真实和虚构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西渡东归》中的情节遵循了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从男主人公冯少扬决定归国创业开始，他与其公司不断遭遇问题，而他又逐个击破解决这些问题，这很好地体现了创业路上的艰辛苦涩，也是现实主义文学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法。

《西渡东归》只有18万字，书写的却是大时代背景下的厚重内容。小说描写了白手起家创立高新科技公司过程中遭遇到的种种困难，可以看出作者对相关行业的经营管理、产业现状、政策方针都有了解，避免了作品脱离现实、成为一种自我幻想式的悬浮物。正如作者所言，展现留学生归国创业的作品还不是很多。这个题材紧扣时代脉搏，如果能平衡好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尺度，主旋律小说也将在虚实相生的创作之路上，探索出新时代故事的新讲法。

刘聪：聚焦大时代下的海归精神与情怀

《西渡东归》描写了海归青年的创业过程，聚焦的是大时代下的海归精神与情怀。在主人公冯少扬创业过程中，韧劲与赤诚是他成功的最大助力。在创业之始，冯少扬便有着报效祖国的初心。在了解国内情况后，毅然放弃国外的优渥生活，归国创业，有着不惧困难的韧劲，凭着这股韧劲，冯少扬完成了创业的一半。

创业的另一半，是靠着赤诚完成的。朋友之赤诚，在于为打破技术壁垒，大勇日夜不息，倒在了实验台上；政府之赤诚，在于为了给海归创业群体以优良的商业环境支持，出台多个政策，奇招不断；家人之赤诚，在于支持冯少扬归国创业。除此之外，本书有一处情节令人动容，即冯少扬的儿子归国之后没有选择子承父业而是选择进入农村基层创业。这与在文中开篇提及的冯少扬的父亲对其叮嘱，希望他能够有所成就、报效祖国相呼应。这体现了一种传承的力量，暗示着老中青三代人接力之下，中国的发展一代比一代兴盛富强。

管月：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探索

《西渡东归》是一本展现了2010年至2015年前后中国海归创业、生活的群像作品，作者冰清玉洁在收集记录了许多海归人才的信息后提笔写下了这本书，通过多线串联，详细、多角度地描写了她眼中的海归人才，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在小说创作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向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人物塑造的真实性、合理性会直接决定读者的阅读体验。读者在熟悉的背景中理所当然更加自信地拥有发言权与评议权，在阅读过程中会更加敏感，反思其语言、行动是否与事实及大众认知相符。因此当代现实题材小说的人物塑造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中所包括的语言、动作、心理描写等都在接受着读者的“检阅”。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需要仔细推敲、注重逻辑性，这样才不会使阅读中“入戏”的读者“跳戏”出来，破坏了阅读的连贯性，降低了体验感。

《西渡东归》中的人物描写重在写实，其语言既拥有文学色彩，也尽可能地贴合人物本身，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小说中的一些语言描写“纪实”色彩浓重，如大篇幅的政策内容叙述等。这些政策内容连接了政府与海归群体的实体纽带。总而言之，《西渡东归》这本书以“为新生代海归群体书写精神”为目的，以海归的家国情怀为主要精神线索，海归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是较为小众的一个群体，因此该书的探索性是比较可贵的。